

尋找紫鵲

王
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紫鹃 / 王宝著. — 北京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,
2008.2

ISBN 978-7-80069-767-8

I. 寻… II. 王… III. 茶—文化—云南省 IV. 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2058 号

书 名……………寻找紫鹃
策 划……………金 平
作 者……………王 宝
设 计……………段志佳工作室 崔建宝 肖健韬
特邀编辑……………那日松
责任编辑……………殷德俭

出 版…………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印 刷……………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……………2008 年 2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开 本……………225mm × 300mm
印 数……………1000 册
书 号……………ISBN 978-7-80069-767-8
定 价……………268.00 元



尋找紫鵲

攝影 + 文 | 王寶



紫鹃花青，不是《红楼梦》里真心疼爱黛玉的侍女，也不是某位姑娘的芳名，更不是一种花。紫鹃花青，是普洱茶的变种，是一段追寻的旅程……



白葛山，漫湾镇

缘起

在成都我的茶室里，第一次听到有关紫鹃花青的一些事。

那天下雨，客人不多。

久违的朋友老J来了，他带来了一包我未见过的茶叶。

老J的茶饼色泽深紫，条索紧细黑润，隐隐有光。一嗅之下，气味奇特，有普洱的丰腴之香，若说是普洱，却似是而非，另有一缕清气逸出。

在茶艺师的手下，这神秘茶叶的汤色渐出，非生普之黄绿清亮，也非熟普之红浓如琥珀，它竟是深紫浓郁的颜色，如法国薄若莱地区每年的新酒那种妖艳的紫。

一饮之下，苦涩味重，回甘好，香味很独特，难以形容。

再看叶底，是紫褐色的叶片，柔软而富有弹性。惟一的遗憾可能是苦涩味重了一些。

这到底是什么茶？

它是紫鹃。

老J开始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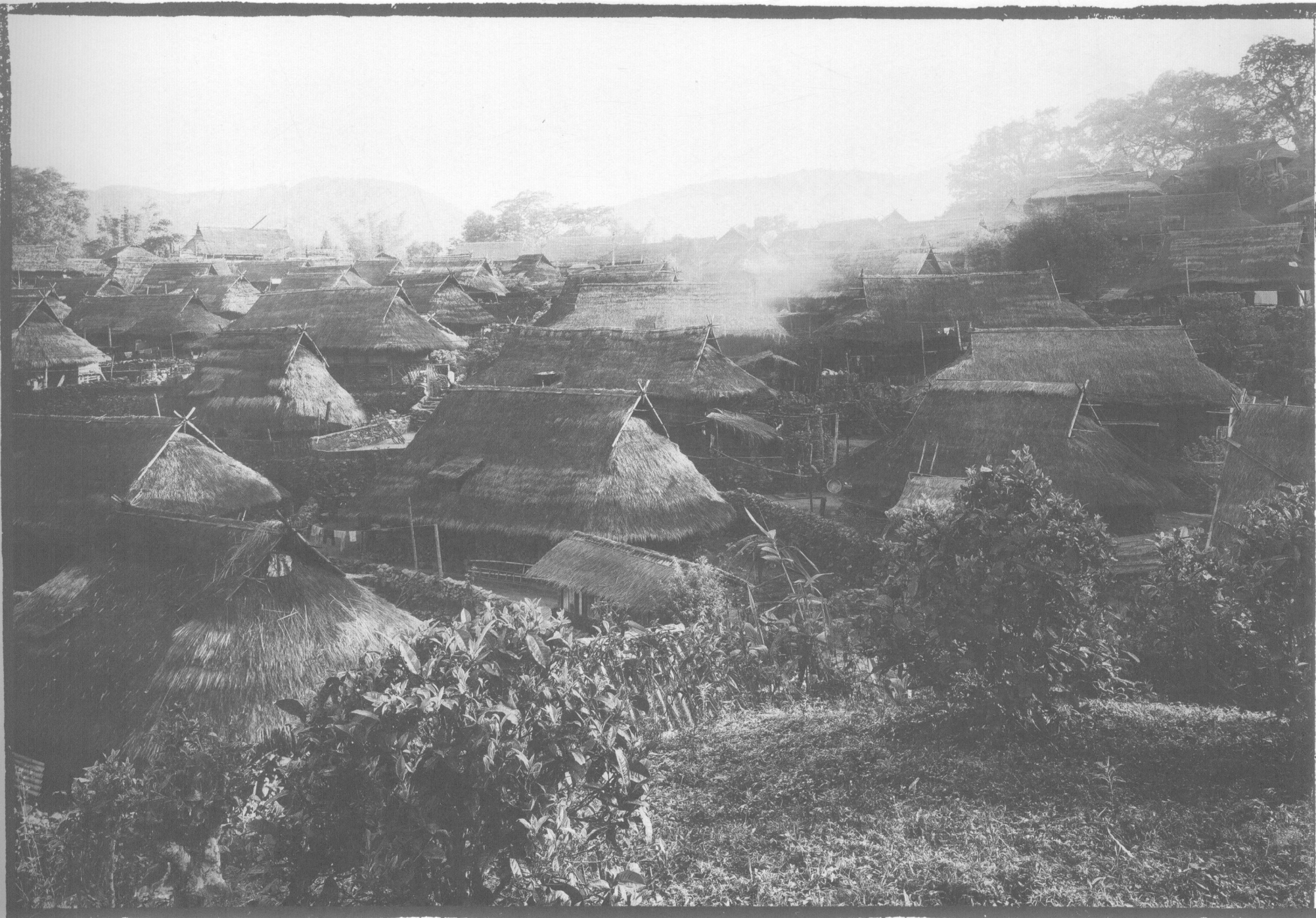
紫鹃茶树生长在云南西部的原始森林，海拔1800多米的山上。每年的三月初开采，中旬就结束，生长期长，而采摘期短，数量极其有限。你觉得口感苦涩味重，那是它含有大量花青素的缘故。花青素对抵抗衰老有奇效。有趣的是，紫鹃茶虽然稀少，却是美国人爱如珍宝的藏品，因为花青素抗衰老是老美最为认可的保健方式。

听完老J的话，看着眼前的深紫茶汤，想起陆羽《茶经》说：“茶者，紫者为上”。果真如此。

茶的味觉是一种很私密和纤细的爱好，就像我初恋的情人一样，可能她不够貌美，身材也不够好，但也许我仅仅喜欢她纤长的手指，或者甜美的声音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看见女子纤长的手指，仍会怦然心动一样，如被点中死穴。

紫鹃，瞬间击中了我。

那个雨天之后，紫鹃成了我的心头好，但，好的紫鹃茶非常难得，可说是有价无市。



尋找紫月

翁丁原始部落

出征

我四处搜集关于紫鹃的信息，得知它是普洱茶的一个变种，根、茎、叶都是紫色，一株紫鹃，需曝晒多于普通茶树无数倍的阳光，数万颗种子里才有一颗变异成紫鹃。过去茶农看见了紫鹃茶树必然要砍掉，因它制出的茶叶颜色、汤色怪异，滋味苦涩，无人喜欢。由此，紫鹃的数量非常珍稀。

了解它的信息越多，我越痴迷于这种奇异的茶树。正是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

今年3月，我偶然听来一个消息，说在云南西南部，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，可能有一片成林的紫鹃茶树，非常原始，未经开发。对于紫鹃茶痴迷者来说，这个消息不啻于炸弹爆炸，我当时就想，要去找到这片紫鹃茶林！

但，云南西南部，是西双版纳和临沧地区，莽莽大山横亘，澜沧激流奔腾，少数民族聚居其间，有些地方甚至语言不通。仅仅听到一个不可求证的消息，就踏上征程，不是太冲动了吗。

不知为何，关于紫鹃茶林的传说一直萦绕在心中不去，整个3月，闲暇时我总是想着那片缥缈虚幻的茶林，它也许并不存在。但好几次，想得入神的时候，我真能感觉到置身紫鹃茶林之间，有一天连午睡的梦中都飘来紫鹃独特的茶香！

我决定，寻找紫鹃。

我仔细考虑过这次旅程的荒诞性，我认为，去寻找而没找到，即

使遗憾，却对心中的愿望再无亏欠。如果没有去找，我或许会留下终身遗憾，是心里过不去的坎，耐不住的寂寞。

5月，三菱越野装上了帐篷和摄影器材，这是在成都阳光灿烂的早上。

我开始向云南进发。



布朗山

第一站 | 易武

两天之后到达昆明，我没有作过多停留，又向西双版纳州州府——景洪行驶。

西双版纳是普洱茶著名产区，历史悠久的六大茶山多数在其境内。出发前，我曾研究过线路，并为茶区之多，路线之复杂而深感烦恼。有天早上醒来，忽然想到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乐趣，一切跟随直觉走，至于结果如何，真的不大重要。

所以，我的第一站，直觉认为，应该是易武。

著名的六大茶山之一，拥有最古老的历史，最繁荣的茶叶贸易古镇，最早的茶马古道源头。

前世的马

易武最早兴旺于唐朝，因茶而贵，被称为“利润城”。当时，云南境内的其他茶山远不及它赫赫有名。

明末清初，普洱茶之魅力在宫廷中显现头角，大量石屏移民赶上“奔茶山”热潮，易武周遭，曾有10余座石屏会馆，足见当时采茶制茶的风气之盛。

清道光至光绪年间，易武茶的发展已至历史颠峰，光绪皇帝亲赐三块“瑞贡天朝”金匾给易武三家茶庄。数十家茶庄名号林立于古镇上，茶马古道的源头从此开始。

那年的古镇，商贾云集，马帮纷至沓来。普洱盛世，尽现易武。

所谓“红到深处便化灰”。民国时期，战乱频起，易武也逃不过战火焦灼的命运。像所有盛极一时的景象收梢，败落，凋零，人烟散去，华夏颓倾。

仿佛一夜之间，古镇的名号消失，商人从此不再染指茶叶。后人贩卖丝绸、食盐，或者坐吃山空，卖掉祖屋，和当初来的石屏先人

一样，再次移民他乡，去景洪，去昆明，总之，远远离开这片伤心地。

行商散尽，马帮驻足，易武的时光停留在民国末年。

再后来，文革来了，无人再提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茶叶。

半个世纪忽攸一声，就消失在时间的长河。

此处，有多繁华，就有多凋敝，有多辉煌，就有多黯然。

镇上的人越来越少，房屋年久失修，轰然倒塌的有之，毁于火灾的有之，几易其主拆散的有之。

当我来到易武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这样的满目荒凉和静默。

跳到今生

古镇的街不长，从同兴号遗址进入街上，以为有一段路好走，却不到30米，已不见房屋。坎下是荒田，远处是残垣。戛然而止得突兀。

另有几座老屋分散在下方。一一寻去，得见几家名号故址。

如今，名号的后人，多数早已开始了与茶叶毫无关联的新生活，他们不愿回到易武。有趣的是，又有更多的人来到易武，注册名号的商标，自称名号的后人……

我记下这段文字，是因为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易武的荒凉和名气给我的复杂感受是什么：这是一座建筑在伤口上的小镇，一些生活在伤口上的平民。

繁华胜景，凋零破败，贫富毁誉都在几十年的时光里轮换。

越往下走，越感觉荒凉，几乎不闻人声。我在一间手工茶作坊里见到一个人，他姓何，1946年生人，祖上以做茶为生，但到他这一代，真正做茶不过从2002年才开始。

这是我在古镇惟一看到的人，于是向他打听，这附近有没有一片

紫鹃茶林？他不会说普通话，当地口音又很难懂，我们用笔加手势，他才弄明白了我的意图。

他“告诉”我，易武少见紫鹃茶，至少这镇上没有。如果说是一片林子，去附近的高山寨看看吧，那是少数民族的寨子，有很多古老的茶树林……

我谢过他，在细雨中离开了古镇。我知道寻找紫鹃的过程不会非常顺利，只要有一点有价值的线索，我也会追寻下去。

回头看那片古旧的建筑，竟像海子的诗：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。

历经沧桑的易武古镇，沉默的茶马古道神树，静静接受着历史的又一个轮回。伤口已痊，繁花重生。

易武，骑着前生的马，驶往来生。

雨夜话茶

黄昏时，一桌人刚刚吃过晚饭，新泡的易武茶还未倾入茶杯，雨就不请自来，下了一天一夜。

雨打芭蕉的声音最是有趣，听雨话茶，更是美事。

易武普洱茶是典型的大叶种茶，条索粗壮分明，很有特色。易武茶多半为饼茶和散茶，全部为手工制作，此地不兴用机器压制茶饼，喜用石模手工压制，因此成品较其他地区的饼茶松散一些，利于茶叶陈化。

易武茶对我来说，像一个女人，而且还是温柔的少女。茶气不酽却很顺，有一种独特的蜜香。

遗憾的是，现在优质的易武茶很难得。

听雨打芭蕉，却没有更好的茶，怎会甘心？朋友老J拿出他的茶

分享。一块不完整的沱茶。——

意外的是，这不起眼的沱茶滋味好得非凡。汤色清亮，香味幽远，回甘长久，每一泡都有不同变化，很微妙。直到我写下这些资料时，唇齿之间还有清甜的味道。

如此滋味似曾相识，一饮之下，我已判断出此茶来自澜沧江流域的昔归。昔归茶，香气神秘，每一泡滋味皆有不同，层次丰富而微妙，饮后杯中留香，经久不散。这久负盛名、产量稀少的茶产自临沧邦东乡昔归村——澜沧江嘎里古渡口边的一片茶山。

相传道光年间，昔归人杨国翰考中进士，赴江浙一带任县令，后官至巡抚，与林则徐交好。一日，他将家乡昔归的普洱茶送给林则徐，林喝后觉得滋味绝美，是难得的天然妙品。遂敬奉给道光皇帝，道光饮后大赞，令昔归年年进贡此茶。由此，昔归茶声名鹊起，因产量较少，在民间，一饼难求。

昔归，很美的名字，就像昨日重现。也许普洱茶正是如此，昔日归来，辉煌重现。

雨夜话茶的终结篇，仍然是以紫鹃为主角。其实，不是每个爱好普洱茶的人都能接受紫鹃的味道。那种入口苦涩，却迅速回甘，仿佛阴阳两极的快速变化，每个人对紫鹃的感觉都是不同的，就像西方谚语：你不是我那杯茶。

意为，你不是我的选择。

明天要早起，最后一泡紫鹃的汤色变成了浅紫，该睡了。



万县，万亩茶园



万县，万亩茶园



万县，万亩茶园



茶
村
紫
月